



通婚家庭の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重視
まずは民族語に対する危機感を培う

A Priority of an Intermarried Family Lies in
Communication, Beginning from Growing a Sense of
Crisis for Aboriginal Languages

採訪— Sra Manpo Ciwidlan

圖— 方双喜 (新北市新店區新和國小族語教師)

族語推動者與他的家庭 ▼

通婚家庭重溝通

從培養族語危機感開始

根據 2012年2月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人口統計，目前居住在都會區的原住民占原住民總人口的43.63%，比起10年前（2001年12月）的統計數據34.07%多了將近10%。由此可見原住民人口移居都會區的情況，同時也意味著愈來愈多的原住民，與部落的社會文化脈絡漸行漸遠。因此，如何在都會區傳承、發展並且延續原住民族文化，便成了都會區族人們一直以來關心的議題。

其中，族語教育尤其是各界關注的焦點。目前大部分的族語教育是以「由上而下」的方式來推動，例如：學校的鄉土文化教育課程、語言巢的設置、原住民資源教室以及族語認證等。相對於此，「族語家庭化」的概念則嘗試以「由下而上」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創造「說族語」的環境，使「說族語」成為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，一種生活的實踐。不過就大環境而言，即便「族語家庭化」已推行數年，在實踐上仍遭遇了許多困難與挑戰。在此，我們也將透過新和國小族語老師方双喜老師的自身經驗，了解族語家庭化實際發展的情形。

從車掌小姐到協進會主席

方双喜，來自台東縣馬蘭部落（Falangaw），阿美族。目前擔任新北市新和國小的族語老師，同時負責籌劃「新和部落屋」（新和國小原住民資源教室）的所有活動。在她和幾位夥伴的堅持與努力下，新和國小不論是族語教學抑或是文化傳承，皆擁有非常豐碩的成果。平常除了教授族語之外，方双喜也從事文史工



iko與小朋友合照。



新北市三峽鎮原住民豐年祭。

作，她利用多種方式記錄馬蘭部落的點點滴滴，並且將成果編纂成教材，讓學生藉由閱讀能夠更深入地認識部落以及自身的民族文化。

從小生長在馬蘭部落的她，和當時大多數的原鄉年輕人一樣，選擇離鄉背井到都市打拼；那一年，她17歲。由於國中畢業後曾短暫任職鼎東客運，擔任車掌小姐一職；獨自背著行囊來到台北的她，也因此陸續於幾家客運公司擔任車掌小姐。直到認識了她的先生，雙方結婚後她才結束了這份工作。看著方双喜愉悅地敘說年少那段跑車的日子，彷彿又從她眼中看見了那片令她魂牽夢縈的美麗東海岸，和每一個坐落在海岸山脈山腳下的部落，以及垂著頭等待收成的稻穗。

婚後的生活可謂是方双喜人生的轉捩點。在表姊一次偶然的邀約下，方双喜參與了中和地區原住民的聚會，方双喜表示，那時候招聚

大家前來開會的組織名為「山胞生活協進會」，後來改成「中和市原住民生活教育協進會」。當時的協進會扮演著政府跟原住民之間溝通的橋梁，政府時常透過協進會進行政令宣導。不過協進會僅是政府認可的單位，並非經由立案之組織。

此後，方双喜進入了協進會，透過參與其中的事務，漸漸地熟知許多有關原住民議題的消息；同時也擔任協進會的幹部，過程中掌職兩屆書記，並且在1996年被推選為主席，職分等同於現在協會中的理事長。接掌協會主席後，方双喜為了使組織達到更有系統性的運作，因而將過去自救國團、青溪婦聯會當中所學習到的組織訓練，活動帶領等技巧運用其中。不過後來政府要求協會的組成必須經過立案程序，於是方双喜決定結束協會的運作，也結束了她長達8年的協會參與。



一通電話 開啟族語教師生涯

或許人生就是如此奇妙，就在方双喜告別協會業務之際，她接到了來自新和國小教務主任的電話。教務主任向她說明，原來的族語老師（也就是新和國小第一任族語老師林秀美老師）因為事務繁忙而無法繼續教授族語，因此將方双喜推薦給校方。就是這一通電話，開啟了方双喜的族語教師生涯。

剛接手族語班的時候，學生只有13位，而每個禮拜的課程也僅僅40分鐘，基本上很難看見學習成效。於是方双喜添加了更多元素於課程中，好比在學習族語之餘，也練習原住民樂舞文化，甚至到後來還發展出族語話劇。就這樣，她慢慢耕耘了將近5年的時間，才逐漸累積豐富的成果。也因為這些豐碩的成果，讓行

政院原民會破例准許新和國小設置資源教室的申請。

然而，方双喜的族語教師之路並不如想像中的順利，她總是半開玩笑地說：「即便我考上族語老師，剛開始的時候，我的族語真的還不是很會講耶！」擔任族語老師一段時間後，方双喜開始指導學生參加族語演講、朗讀比賽。身為指導老師的她必須為學生擬定練習的講稿，每當她坐在書桌前思考講稿內容時，腦子總是擠不出適當的詞句，當下真讓她感到一個頭兩個大。

另外，為了矯正學生的族語腔調，方双喜還特地帶學生回到部落，請耆老「正音」。由於耆老們從學生講出的話語中，感受不到「正統」馬蘭阿美語的「味道」，使方双喜受到了



方双喜（左3）與女兒Iko（右3）在小碧潭頭自家與族人們合影。

為了矯正學生的族語腔調，方双喜特地帶學生回到部落，請耆老「正音」。由於耆老們在學生口中感受不到「正統」馬蘭阿美語的「味道」，使方双喜受到了責難與質疑。但她將這些挫折轉變成前進的動力，目的只為讓學生快樂地、自然地說族語。



責難與質疑。心裡不免難過的方双喜，將這些挫折轉變成前進的動力，她不斷地充實自己，在每一次族語老師研討會的過程中努力學習，目的只為讓學生透過系統性學習，快樂地說族語、自然地說族語。

如今，方双喜從事族語教學已邁入第10個年頭。回想起過去經歷的點點滴滴，或許也是某種緣分的牽引吧，步步地引領她成為一位優秀的族語老師！

在家庭之外 為孩子營造族語環境

身為一位族語老師，方双喜同時也是一位母親。她對族語家庭化有著很深的感觸，「因為我們是原漢家庭，夫家那邊本身對原住民並不了解，而且還存在著一些負面的刻板印象。所以在家裡說族語或傳承文化是不可能的，會盡量去避免。也由於是不同的文化背景，甚至回到娘家的機會也很少，因為夫家會反對。就

比較欠缺說族語的環境。」

即便如此，方双喜仍嘗試多方管道，讓孩子接觸自身民族的語言與文化。當她的女兒Iko就讀小學的時候，方双喜就帶著阿美族的服飾來到女兒班上，向所有同學介紹原住民文化；還有一次，在Iko的國中班級導師邀請下，方双喜擔任女兒班上歌謠比賽的指導老師，而Iko的班級在那次歌謠比賽中得到了第一名的成績。從此以後，Iko漸漸地對於阿美族文化有了概念。方双喜覺得Iko並不是在家庭裡面——反而是在家庭以外的環境中逐漸認識阿美族的文化，而這樣的說法也在訪問Iko的過程中得到印證。

後來方双喜開始培訓學生參加族語演說比賽，也就順便拉女兒在旁一起練習。不過方双喜表示，當時女兒的角色僅是陪襯，主要還是著重在培訓學生。最後，Iko也「順便」參加了族語演說比賽，並且得到了第二名的佳績；而第一名即是方双喜培訓的那位學生。等到了Iko升上高中，方双喜也理所當然地成為了女兒的比賽指導老師，並且開始訓練她的族語。「所以Iko的族語基本上是透過族語比賽的練習，然後我慢慢去帶她。在家裡沒有相處的時間啊，我平常要上班，也要教學。」

Iko就讀大學之後，長期在旁協助族語教學的她，正式加入新和國小部落屋的教學團隊，成為教學助教。此刻的方双喜更是加倍地栽培她，希望往後女兒繼承族語老師的衣鉢，成為新一代的族語老師；而Iko也展現出高度的教學天份，方双喜也因此打算在Iko成為族語老師之後，讓她獨自申請語言巢開班授課。

都會區孩子學族語如學英語

不過長久下來，Iko漸漸對教學工作感到疲倦，而後也因為在電視台實習的緣故，開始對電視台工作有所憧憬。加上歷經了幾次的成



族語家庭化的策略應搭配學校的族語課程。透過學校的族語課程培養學生對族語的了解、以及對文化的危機感，並且於課程中逐步地養成學生講族語的習慣，再由學生回過頭影響其家庭成員。



人族語認證，Iko皆以些微的差距未能達到認證及格的標準。她的熱情似乎也從中被消磨了一大半，也就從此與族語教學工作漸行漸遠。女兒的挫折讓方双喜深刻地體悟到族語實踐於日常生活中的重要，於是她逐漸在生活中開始以族語與女兒溝通。

「其實我不怎麼會講族語。我不像媽媽，阿美語是她的母語；對我而言，阿美語就像英語一樣是必須再去學習的語言，有時候覺得它很難，文法都不太懂。」Iko的心聲揭露了學習族語的困難，也可能代表了大部分都市原住民年輕人的想法。雖然身為族語老師的母親能夠以系統性的教學方法教導子女，不過在不具備語言環境的都會區，族語學習的成效似乎有限。

不過對Iko而言，「族語」仍是一件有意義的事，即便距離「流利地說族語」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。但在她心中，仍舊憧憬著自己有一天能夠以族語與耆老們溝通，「因為那實在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！」Iko是這麼說的。

通婚家庭的族語家庭化

方双喜認為「族語家庭化」在實際的推動上遭遇了許多的困難，原漢家庭是普遍可見的狀況。另外，即使雙親都是原住民，也有可能彼此屬於不同的民族，或是同一族但是兩方皆不會講族語的情況。方双喜表示無論家庭的組成為何，若想實踐族語家庭化，首先要做的即是——培養族語文化流失的危機感。從中了解目前族語整體使用的情況，進而影響生活周遭的人。若在一開始沒有樹立這樣的態度，要



從事族語教學多年的方双喜。

